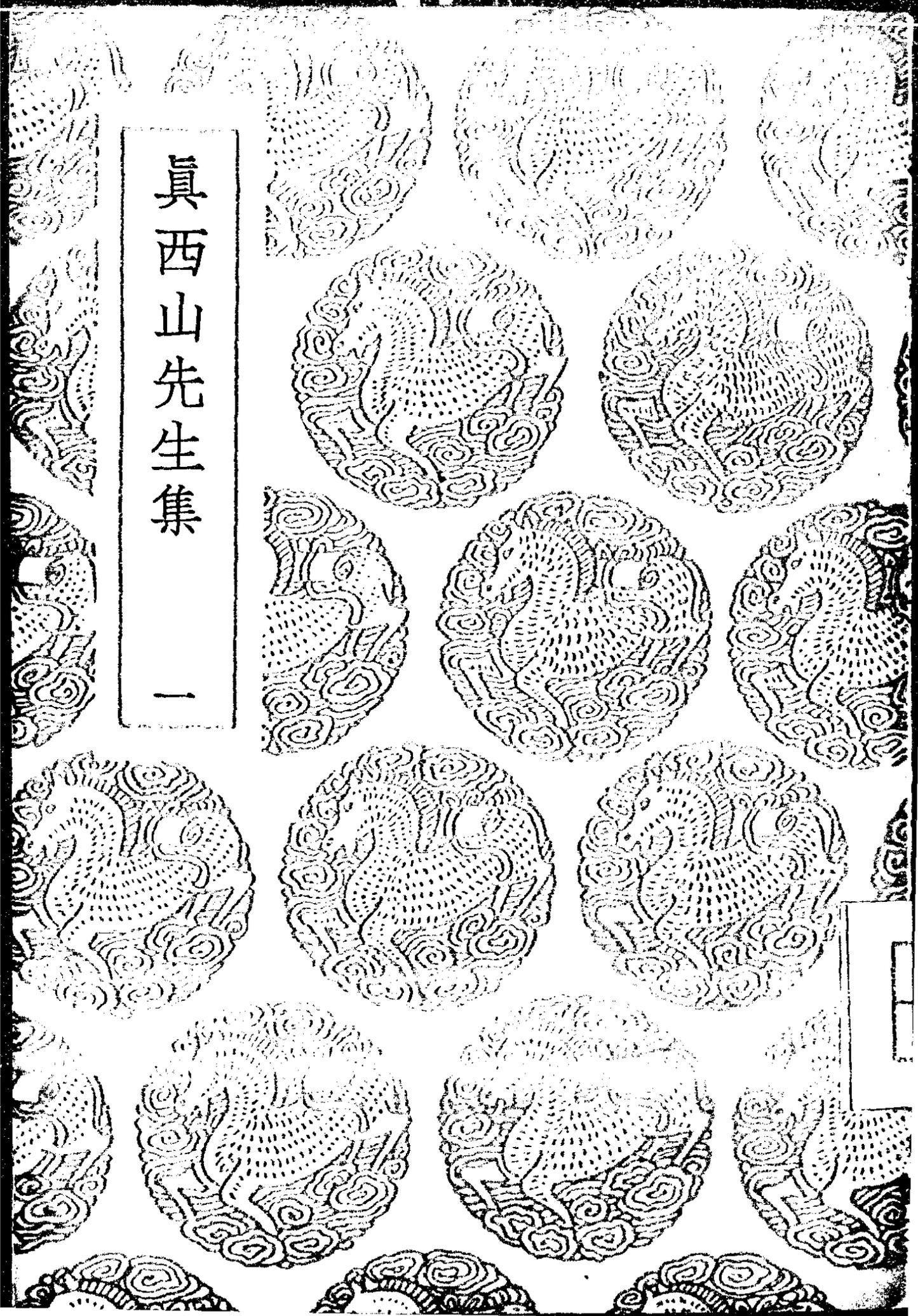


眞西山先生集

一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真山西先生集

(一)



真德秀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本傳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遷博士。入對。言曰。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相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國書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人。皆承之。惟謹。得無滋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起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兼禮部郎。言敵有必亡之勢。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遷起居舍人。奏侂冑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時改鈔法。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文。而沒八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爲便民之策乎。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願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

083
112
2:2400

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室家皆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餽。皆爲精兵。時史彌遠方以爵祿靡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知泉州。理宗卽位。擢直學士院。言乾道淳熙閒。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旌蔡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以廉吏。德秀曰。知袁州趙鉞。夫廉吏也。上擢鉞。夫爲監司。餞夫具表謝。并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德秀因經筵侍上於清暑殿。進曰。此高考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屢進鯁言。上皆開納。而彌遠益忌之。給事中王暨。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落職領祠。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歡聲動地。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羅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諡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見者以爲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出居藩郡。惠政深洽。中外交頌。都人嘗驚傳。傾洞奔擁出迎曰。真直院至矣。果至。軍民聚

觀衢巷填塞。時相益忌之。以故排擯不用。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杜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前者。權凶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苟亦甚矣。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遭顯禁。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天下後世云。

原序

儒者有明體達用之學。而道之行否。因乎其時。故孔子以用行舍藏許顏淵。而孟子論聖之時。亦以仕止久速爲言。蓋進退不失其正。非聖賢不能也。乃若立乎人之本朝。則必思行其道。道有時而未可行。則益求其所學。不汲汲於進用。而爵祿不能動其心。不戚戚於退處。而道德益以充其養。入以告其君。責難陳善。竭忠盡而無所隱。出以治其民。已飢已溺。勤撫卹而不憚煩。學術正大。足以繼往而開來。文章純粹。足以信今而傳後。若是者。朱文公而下。惟西山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去文公未遠。其學一以文公爲宗。自韓侂胄以僞學鋼善類。禁絕近代大儒之書。先生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使正學復明於世者。先生之力居多。既登仕路。慷慨建白。時史彌遠當國。先生知道未可行。見幾引退。力請補外。宦游所至。講荒政以救民。授方略以平寇。率屬訓士。皆本所學以見諸實用。理宗卽位。召見。首明三綱五常爲立國之本。勸帝修德講學。其言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上皆嘉納。而當國者忌其異己。出力擠之。先生從容歸。益充所學。修讀書記。以爲人君爲治之門。於進退閒蓋綽綽乎有餘裕矣。旣而理宗思其賢。復召用之。乃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道。以爲敬者德之聚。盤游玩好。皆足以害敬。其啓迪君心者。無一不出於聖賢仁義中正之旨。先生之道。雖未大行。而觀其所學。豈不卓然有體有用。得孔孟之心傳。可以繼文公後。而成一代大儒也哉。先生初登進士第。復中博學宏辭科。其爲文俊贍溜亮粹。然儒

者之言前後奏疏甚多。皆切中當世要務。余竝錄其可誦者著於篇。與學者共習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眞西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奏劄

上殿奏劄

直前奏對

辭起居舍人狀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

薦洪運管等官狀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尙書兼知臨安府趙師彙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賜大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遠乞休致不允詔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卷之二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鉛山縣修學記

敬思齋記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矩堂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養正堂記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政和縣修學記

龍山書院記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居思堂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臨齋遺文序

送王察推序

邇言後序

送潭州陳教授序

送徐元杰子祥序

送全永叔序

送吳斯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孟子要略序

孝經集義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大學衍義序

送池師惠序

登科要覽序

卷之四

說

潭州示學者說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詹宗楚字說

蔡仲覺名字說

吳仲本字說

銘

綱齋銘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畫師帖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彭忠肅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辟地集

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曾宣撫書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卷之六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除國正謝丞相啓

除校書謝丞相書

賀諫議啓

回鄭狀元啓

回孫狀元啓

回黃狀元啓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除隆興謝丞相啓

賀福建楊帥啓

賀湖北游漕啓

回湖南陳運使啓

回建安洪守啓

回朱撫屬啓

回知縣正啓

謝宋宰館客見訪

謝宋宰爲壽

賀知縣正旦

回生日賀啓

通史提舉啓

通宋宰啓

答蔡宰啓

答馬縣丞啓

通王憲啓

賀邑宰冬啓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通浦城陳宰啓

賀程內翰年啓

復官謝丞相啓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通福建方提舉啓

回李漳州啓

回泉州教授啓

謝黃南劍樂語啓

通福建王帥啓

賀鄭丞相啓

除福帥謝丞相啓

回楊知軍啓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勸學文

潭州諭同官咨目

潭州諭俗文

勸立義廩文

諭賊文爲招司作

浦城諭保甲文

再守泉州勸諭文

泉州勸孝文

諭州縣官僚

福州諭俗文

福州勸農文

泉州勸農文

勸農文

隆興勸農文

勸農文

再守泉州勸農文

卷之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祭文

祭譙大卿文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祭果州李郎中文

祭詹大卿文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一

奏劄

上殿奏劄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庸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

宋 蒲城眞德秀撰



幸十數年閒。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賈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頽頓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皂隸。稍握寸權。則輻輳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尙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尙。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尋得旨依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而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蹈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發謬

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儉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鏞。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爲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窒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疏狂謬戾。不切事體。沾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臯。其閒。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榜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皆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卽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本朝

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爲僞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筆。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饜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況今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仍舊。少道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因明堂赦薦趙監嶽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爲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按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爲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

奏。卽不得已。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安。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早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卽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爲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爲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旣深知其爲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安。卽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尙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實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爲。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效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常以政最刻聞於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爲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爲鄂州錄參日。其年尙少。已爲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賑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己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苗傷尤甚。九月閒卽令彥覃前往。

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真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尙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視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爲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爲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爲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閒。迺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貧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爲暴橫。清修之譽。蔑聞纖毫。自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會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爲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旣嘗敗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旣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前守之虐。

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與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貨產。非辜而罰賊錢。善良之家。沿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凶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眚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爲郡。當知聖朝拔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況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甦。獲遂蘇息。臣不至勝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爲破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爲出。自足支吾。使爲郡守者。廉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爲。伏乞睿照。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

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劇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愬愬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國憂君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閒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蹟。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竊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於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詔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尙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敕具悉。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於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爲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況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於鄉里。孰若優游在列。使名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尙書兼知臨安府趙師彙乞畀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膚敏之材。通明之略。三踐常伯。四尹神皋。維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誹而不懼。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瘳。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靡竟精神。尙壯而懷歸。政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強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愜。難以勉從。所請宜不允。奏劉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穿縞有所不能駕馬之力已疲惟聞鉦則以爲喜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就爲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於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尙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乎。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鼎鉉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敕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弟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乎民苟相安臥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閭閻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傅台德越在外服旣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若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於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歛然宗之。高臥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為。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況以志御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觀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功。而緝熙調娛。自有不窮之益。況昔者三賢之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臻於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巋然。庶幾為魯國之鎮。從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廛婁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步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所事。矧同召之三人。今惟存於彙影。視顏在列。歸夢無形。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成直諫。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乎。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迺者地官以缺貳聞。願瞻在廷。弄印莫畀。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爲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爲。寧如燕閒之樂。此蘄去之章。所以婁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爲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旣老而後達。若必引年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濱黃髮之叟。不得以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爲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達乞休致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邇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爲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輻。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年甫至而求歸。旣非眇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尙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故嘗卽其議論之閒。因以觀其平昔之蘊。卿性資蘇裕。德宇靚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爲天下之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旣允。圖任何疑。繇七諫而擢機廷。雖先朝之或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爲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二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醇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

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而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汎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勳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旣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廡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庠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榘，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將爲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於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爲之記。危公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願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麤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

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祕。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閒。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置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縣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眊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適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廂。祠先賢於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譁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旣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乎。斯言至矣。試相與闡釋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龜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

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卽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卽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豈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爲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勸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瑯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剝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孟之銘。匪有志於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旣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

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尙實體於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竊言亡補。其尙戒之。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爲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尙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叛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秕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元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

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尙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掾蓄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腴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焉。猶懼其弗旣。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專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尙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綱。私見一立。人已異

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道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爲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爲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卽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窀穸於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僂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爲設羹臠。曰。吾不肉食。桑年矣。眠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爲二先生祠。幸旣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鶩勢塗。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惑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

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買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耶。吁。此其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爲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奉遺命以來。爲之蹙然曰。此子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阨。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己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實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耶。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釋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閒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己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

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卽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卽斯而玩焉。則知寂爲感之本。感爲寂之用。動靜以時。循環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於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令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爲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薌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於中。竊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跼蹐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眞有愧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

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賸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靜安，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罪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遽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愧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盛然，已而忻然，是忻與盛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讎。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爲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顧豈少耶。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龔爲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六年一本作五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騫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僞，爲漢之經生，瑯鏤華靡，爲唐之

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土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遠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奐。東西爲齋。西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費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爲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旣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爲義塾。聚英才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爲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爲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

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共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實來，婁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者聖人以君師爲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爲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耶？蓋多爲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於後顏曾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爲智，力行以爲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弊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有講於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有舉，已弗翅足，其尙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

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卽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庵祠。以其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君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良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閒。秦丞相始顛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細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讎。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

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歎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眦如李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閒事也。一旦爲令，卹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適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以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旣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禱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

而大明其視。曾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敍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旣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

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而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靡於印。執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天羹。相從於隴畝之上。礪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於朝。勾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真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卽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日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無策。則募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閒。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嶠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則。時有督索之煩。招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緡質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概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圖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窈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歎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獨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

能及是倉。願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厲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厲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廩廩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標表。由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聞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爲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瑩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侯與愬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窆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斂然自下。願聞爲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蘊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爲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游。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於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爲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爲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闕其祕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閒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旣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生之閒。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千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旣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尙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眞某序。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迹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瀕洞。交至迭起之變。埃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庳。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

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昇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眊物。其閒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拂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獐服狙之戒。讀者爲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眠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醜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尙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於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髮。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於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於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於誼而衷於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懼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關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效不若古入。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教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溯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斬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民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況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迹於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

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囊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於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蹠，必祖仁義，必尙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爲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爲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爲己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賈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爲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間學，果爲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顛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蹠，祖仁義而尙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爲人者。回視故習，方自陋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修，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

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於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子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子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閒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據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窔。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據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揚。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乎。其亦謹所擇哉。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膺仕。然後爲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遠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鳴鶴。羽諸詩。幽憂憤歎。甚者諱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膺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葦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倦倦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旣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

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註其圭璧。罍璫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一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錙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旣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旣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

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偶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篇末。與朋友共講云。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

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游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莅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歎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聲悅其技，以干祿於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江何曾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闔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莫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屨。安知異時無能躋二公之闕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

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別筆之以贈。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旣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

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之術曰儉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箴箴誠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敬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殿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論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鑿教戚屬之目有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緝閱經傳彙而輯之賦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術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褒刺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於吉歲。在乙丑。君其以祠學策勳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

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歷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是以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敘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煇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善而敘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勳業。與穹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僧儒。其執賢而劉賁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四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旣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願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駟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

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遠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璿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爾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

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瞽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蠱賊也。蠱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鬪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饑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

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穎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爲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爲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恃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所當然，卽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爲利也。爲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瞽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間，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也，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道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

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命之曰模。及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爲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爲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爲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旣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旣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他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旣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眎世俗迫隘。若不足容。則慨然曰。天地閒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

名而舉於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爲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於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子尙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爲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於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顯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爲大。予不爲子願焉。

銘

綱齋銘 爲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綱衣。裳錦褰裳。有美於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爲己之功。無與乎外。懷焉戒惕。於隱於微。我欲亡愧。匪斲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敝縕中閱。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人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開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經見也。懼爲先生累矣。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願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願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於後。以發千古一笑。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天所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

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書師帖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軺軺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爲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王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堂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令予著語。予尙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卽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爽腴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

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適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華。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游江湖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頓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願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贈仲子。納郟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竊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墜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濼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鑄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於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愬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闕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閒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蠶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開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鑣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卽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款於骨肉之情。

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於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亡閒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於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象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

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於閩。以考亭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卽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糴。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卿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燬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糴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間。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願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凶強不道與盜賊。

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搢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假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蠅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鏤本。

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闈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敬仰。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予屏居八年。呻

吟蟲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閒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齷淺。不知理卽用。用卽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於末編以待。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瑠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己。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關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讎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於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辟地集

黃君辟地岡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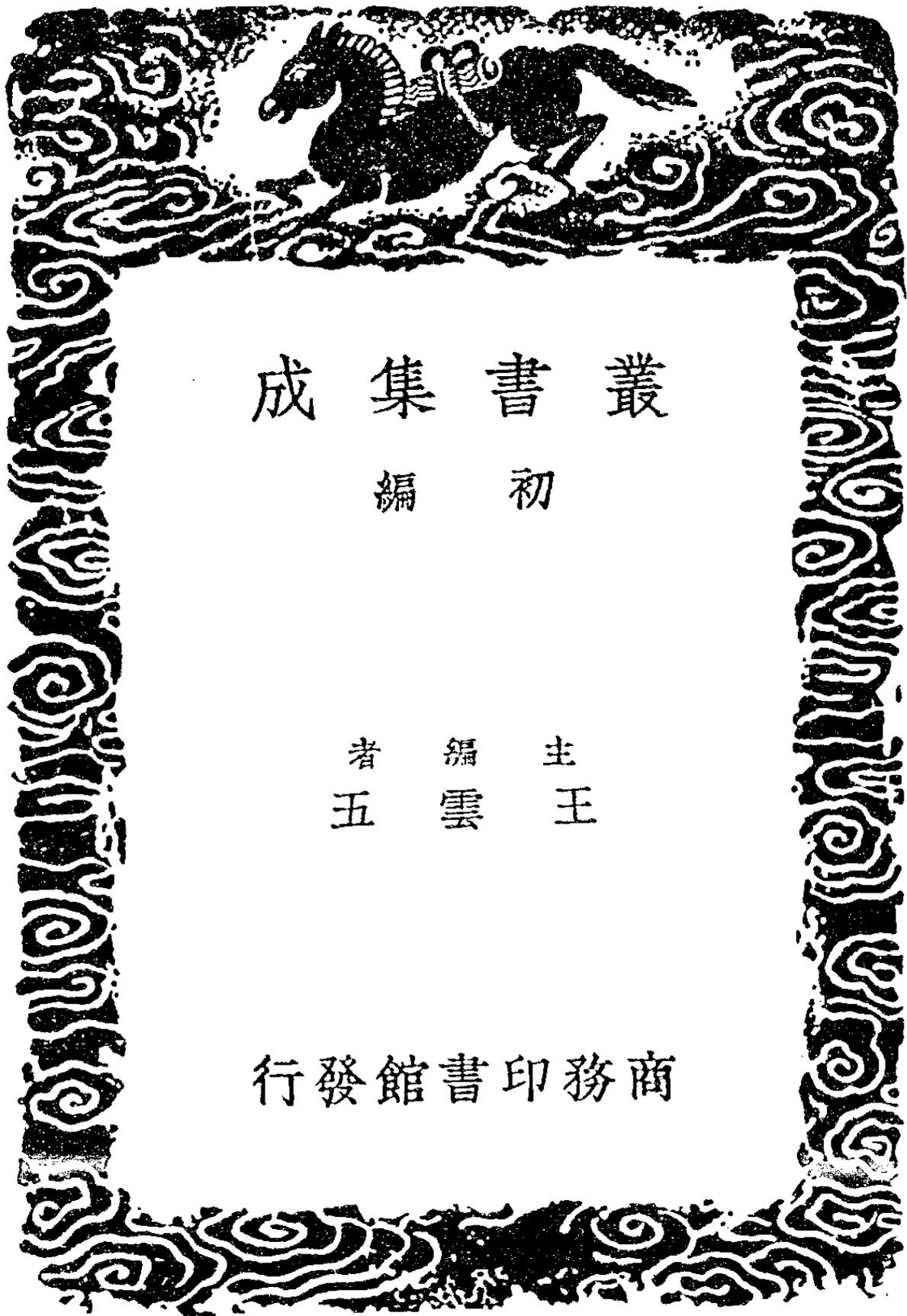


33
14
•2400

眞西山先生集

二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真山西先生集

(二)



3 0646 3543 0

真德秀撰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眞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於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於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髻亂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窠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靳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於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旣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

083
1124
2:2401

眞西山集 卷五

六五



1124 233

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充於前。然後足以厭天人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繆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旣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閒。好樂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

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媲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懿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劌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臆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

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於茲。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託。猶思無負。況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療之咎。蓋嘗熟思以爲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疏。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驚外之事。比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名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於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爲賢。何者爲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隴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

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昃。內侍言恐飢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於時上疏。猶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則雖有碩儒爲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釋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毋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疏。公是公非。毋疑毋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某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祇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莘莘爲善者。舜之徒也。莘莘爲利者。瞽之徒也。欲知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閒也。閒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邸肇開。亦旣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樸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樸忠。置諸坐側。德日以

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樸爲迂。以忠爲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樸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任勸誦。恐負君相隆委。爲之惕然。踟躕無措。竊謂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爲。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爲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爲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間。質之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條至。旁觀側目。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

平日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上丞相書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爲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史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治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爲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爲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爲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歎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惟伏念登門牆。辱顧遇。不爲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旣非固陋之所能爲。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日。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爲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

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某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遠方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閒。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勦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

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讚己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爲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誡。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不爲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旣安。則己未有不預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己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尙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卽慕其爲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冒昧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爲臯。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效忠丞相之心。卽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

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鏤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敍，旣而控免弗俞，俱嘗奏記以謝。比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閒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旣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閒，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閒，此所以屹然爲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勳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閒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拔拭收用，至有身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

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相諭臨安尹使贖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憫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竄謫。迄不之許。迨茲慶霽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滌滌。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細或貶。豈鈞造本心哉。某躬被包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儷攸拘。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冒者。然後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僧帥陳愚。罪當萬坐。仰鈞鈞察。

上丞相書論用人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揆鷲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竢駕之心。則已飛馳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願欲亟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旣未獲遽前。而閒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顯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爲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爲。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溥海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爲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

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愧。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某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爲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儉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闕。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輒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僞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義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顛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

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認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疆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況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陬。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倣擾。疇咨魁彥。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游魂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

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以爲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閒。見制垣帥圃。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豫聞。選辟僚屬。最爲重事。要涂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決。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忘仇協濟。用能卒服夏羌。張忠獻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朝。或叩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繫。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卽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蒞於公之一身。雖

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嗚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於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爲傳。郡齋適有版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爲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常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於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櫝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歷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於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於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爲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六

啟

謝林侍郎薦舉啟

伏以月評甚下。媿南州名士之稱。露忽騰辱。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宜爲當世之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閒。要必深爲風俗之慮。呂正獻□□□。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於以抑囂浮之習。庶幾得眞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嗟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埽舍人之門。曾犇趨之莫恥。其或稍嚴於出處。退然不急於知聞。非以疏狂傲世而招尤。則以詭激近名而獲譽。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自知甚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顧嘗安窮達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低顏奉君侯。肯事嘖嘖之態。縱舉世不知。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爲榮。猥霑一字之褒。奚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回。柏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益。如炳丹青。屬紆丈二。組以爲州。適奉尺一。書而薦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復見。魏獻子惟善所在。顧我何堪。某敢不敬佩。殊知誓堅。

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恩大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肇基。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並興。獨惟學校之官。不責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植立綱常。實爲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掄材。揆厥成規。率束搢紳之清望。取其卓行。開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竊識往行前言之略。而檢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宮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修名之不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毛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饑園林之鴻鶴。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況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慚不穎。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藥石兼用膏粱。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整戎之際。肆及微蹤。亦塵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誦夏弦之餘。願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外。冀答殊私。電掣自陳。惓惓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書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州學士之班。遽塵華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默觀。磨礪器質之美。顧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同功。故泚我旣盛於一時。而豐芻尙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良。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眊以具文。庀職其閒。指爲借徑。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驚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而弗悟。清涂沿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麤知問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點班行。坐糜廩稍。警宗殷學。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祕。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揚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燿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砥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囂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磷。尙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俾聖學之緝熙。拜疏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雖警。不足憂。而骨鯁乏人。爲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彊而四彝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爲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紘比直。玉鑑侔清。冊府彙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非歲。獨高審諤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闥之遺。已無慚於長孺。補衰職之闕。願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矢良謨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脈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墜。欽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徹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餘音。有諍臣七人。端爲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以新盛事之觀。抃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登。鯁論獲伸。鷓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楊晏之風。適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使嬖昵近之私。易感。當預防於未兆之先。惓惓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適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

之知。褒爲舉首。夫旣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岌嶸。旣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儷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疏。識非超卓。羣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先枉駕。辱賜長牋。第深蘄望之清。莫旣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丹衷。深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醞。自得告君之體。衆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願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勳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守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箋之貺。念友直友諒。旣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維今獨步。繫昔眇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抱瓌奇。見聞殫洽。彙談玉帳。擅胸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當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

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式符輿望。矧雁序同登於千佛。而鰲頭並出於九仙。夫既爲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貺。第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爭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眞學士之班。常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邀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考。於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踞於國柄。罔知勝算。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附和。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徵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直。紉守淮陽。越旣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緜殲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徽數之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布。咸斷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筠。爲世著藝。立朝二紀。幾盡閱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溼。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懷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於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廡。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袞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他。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由平海改鎮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於今尤難。吉水崆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浦。有當扼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狃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他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皋之在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驚怯。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彘既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督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歌舞之娛。攄覽投擲。益勵恭儉之節。侍從臺諫云。以一書生際遇之榮。皆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揀其疵疾。致茲妙柬。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而增重。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有孚顯若。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徵蕃之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歆向之名。蚤迪簡於象賢。寢審翔於鴛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宮之詩。氣欲吞於茗雪。諷鬱孤臺之句。聲半落於崆峒。侈中祕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嶺海初聞於拔薤。省曹旋趣於握蘭。方將收湖海汗漫之游。觀朝廷宏遠之彥。屬茲闔寄久矣。印刊依山阻海之間。民生窶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矧當補罅苴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劓之手。豈特稱關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以率天下之儉。某脩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廩新託於履封。承乏偶依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牛之匪遙。儻行李之往來。尙迭爲於北道。必維桑之共敬。故敢問於西曹。傾向惟勤。刻裁曷旣。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煥綸將漕。疊組分符。阜蓋乘邊。久閒宸旒之睠。皇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增寵。恭惟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之鴻派。見聞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之屏。游剖邊頭之竹。風生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搃氈裘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略助多戎索之恢。披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之剡。亟膺異渥。趣駕輜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未妨領略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卽審翔於軒陛。某睽遠丰度。荏苒歲年。繆膺外闔之雄。實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脣齒相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爲傾企。曷旣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闈。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蔭之愛。方涓辰而祇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鍾呂參蘇。球琳比粹。洽聞殫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瓌辭。疊中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弦歌千室。民誦於今。不爲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閒暇之時。公獨以豫防爲意。每賜清閒之對。輒陳正大之言。竟辭郎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湘水。四牡駢駢。雲霧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闈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閱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輜車。雖並隆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守之思。卽有揚綸之召。某自知甚審。已悉何裨。方願適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爲稱職。賴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故人之念。新惟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罔旣。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莫重此邦。得淳熙台輔之閒孫。來幸吾土。教條未布。民氣已蘇。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奇。奕奕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蠻貊。復超前代之張蘇。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敷聲實之都。化盜賊而爲良民。偉哉章真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讒。旋復畀菟符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

聲既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之歎。袴襦春煥。今幸聞蜀郡之謠。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峯峻峙。與治績以俱高。槐位深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闈。尙冀望塵。聞仁政而爲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於今。依鄉良深。敷陳罔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闈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緬言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樂之風。願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繼。揭來上幕。幸有聞孫。發考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迹。更共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瑄。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家之和氣。若時賢哲。宜擁祺祥。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上。皆循良之所召。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旄倪。共洵德澤。愆尤未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爲南浦之遨遊。願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迺廬謙牧。洊枉巽函。以清文麗藻之瑰奇。猥加獎飾。雖脩竹疏花之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臯垢之汗人。願

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爲壽

莽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城單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睠茲朽質。賁以名章。爲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日

伏以。攷漢廷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陶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出於胸襟。惠愛流於政術。桁楊不用。曾無犴圜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亟膺晉接之榮。藐是羈孤。正茲循省。震風夏屋。式賴旃幃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實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慨矣永懷。况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既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願惟衰陋。難稱寵嘉。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玉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迴頤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輶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蘇氣以偕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

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蘇博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衰緒之親傳。道義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方將治氛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搖。風采雲煙之燦。冀州父老。雖共後於襜帷。溫氏弟昆。行迭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訶之域。願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德宇。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通。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早登歸第。茂鬱芳猷。寶鎮瑒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更遷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恢牛刃。未展宏謨。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慚迂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耒爲氓之喜。愧無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陳罔既。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爲之。眠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爲師友。關河既遠。永嘉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爲

設施不羞簿正之卑。必求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於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而懷私庇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後賢。賁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湖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箸植畫之英。來從對竹哦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埽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庾政。既嘗推光被之堯仁。今總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願奉使之名官。雖異而爲民之司命。實同時惟勝流。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司簿正學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韋。已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列。卽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爲己。而將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貪殘。噓嚙彫槁。褰裳徑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縣於掌握。而戚休係其笑顰。何敬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之言。暫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某懇恐何取。咎譴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適會孺文之按部。雖丘園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閒。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竢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歌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竚膺晉接。願惟朽質。密藉洪休。屬方扃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伏以仰鋪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劍水之符。喜聞新命。恭惟知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鸞鳳爲美瑞。孤壘亢方。張之虢。猶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悌之捷。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其人。繇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官褒壘。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里之駕。終疇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啓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止有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尙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民篋少豐。況屬年饑之後。俗浮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卽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牆之舊。夙荷殊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間。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

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葑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雷霆之起蟄。卽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菌之槁。亦蒙吹律之春。某適以扃門。莫繇賀廈。飲屠酥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滿丹筆之汗。一氣轉鈞。盡復青氈之舊。噓敷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蔑著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往牧長沙。當嗣聖之作興。先羣賢而收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顏。願殫鯁諤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疏矣。罪如韓愈。蓋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奪駢邑之三百。歸尋荒徑。甘老故山。身雖困於蒺藜。心常傾於葵藿。俄墜溼鴉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念北壙有投閒之迹。亦與原情。旣還奎閣之班。更賦珍臺之秩。願茲冒寵。疇實主盟。茲蓋_後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伏以投閒居里。旣幸爲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爲民

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略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兼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菅。而安遺民於震擾之餘。措之衽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願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斂惠。子房決勝千里。行摠帷幄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卽廣江漢之雅。某久茲專壑。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覩。儒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潁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敷敘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嚴瀨之芳。氣稟淮山之勁。摛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邱。人皆擬上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俶擾。而天朝深軫於顛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搖嶽。見登車攬轡之初。汗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略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行聽綸音。卽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雁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菟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淵淳山峙。源流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絲漢奉常。周貳

太府僮少留於鷄序。已經上於鷄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夙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頓收奠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頻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徵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儻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社稷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劍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劍水。適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旣醉旣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願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轍西清。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鼓角歡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閎。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

蚤以材大夫而爲眞御史。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路。恩被蠶書之一札。澤流寶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旣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疴癢。觀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綬章。式重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賁奇章之賢。佇頒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櫂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穴。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激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頽然暮景。棄此舊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愧未能。實告於府。情信於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俶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俟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啓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開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眠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鼈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謨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蟄之餘。有天地重開之象。坐黼屨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歷之頌詩。剔蠹懼

汗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爲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冰。閭閻知蘇醒之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所優爲。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丕蔚巖瞻。某濫竊州符。久陶化治。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祈公道之伸。敢矜私己之遇。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殫。

除福帥謝丞相啓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歷。游試劇煩。秋毫未報於上恩。霜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期。郡計殫於囊括。席卷之餘。若爲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拊循。頃蒙祠牒之歲。頒蠲給宗藩之月稟。遂力竭於苛斂。期少裕於罷忙。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霆奮地之鳴。羣枉杜衆。正開內旣。新於黜陟。長官平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府。猶憶舊游。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郡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尙憊之宜憂。身爲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一聖英明之斷。盡洗口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章相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詎有禁闔淮陽之閒。遺風可仰。願惟潁川渤海之

師。皦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詞求名閥。知爲忠義之門。悠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之際。欸有裔裔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疇若忠襄。正女不嫁二夫。若玉蠟全齊之節。狂賊當磔萬段。有段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備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恭惟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幙。迺依袞繡之鄉。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戇。命薄而窮。半生甘螻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迨官嚴邑。岡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慮之疏。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裨。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隕蹄之由來。孰匪蠢冥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旛阜蓋。靡容假守之行。而丹丘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儉安於寓里。遽徵命於公朝。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

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本心而述造化。後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不自意於退閒。尙傲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某忝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彫瘵。以官民之交病。將革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爲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洧分江海之塵。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挂冠於神武。歸逃空谷。細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欸乃和漁翁之唱。屢屢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溼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褱增秩之恩。遂令放還之餘。亦拜衍租之寵。丘山施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爲之治。杜羣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恢長治。運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則自能有容。必能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攣而廢一士。某宦情已薄。爵齒未盈。託鏡頻看。敢仍有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鬢鑠之翁。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竊能效忠而效死。收桑榆於短景。儻容吹晚節之蕪。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之賜。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七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尙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爲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閒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黷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閒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旣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鬪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尙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於喧嘩噉譟。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尙憶某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旣坐試席。他人之胸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

筆誦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疏。猶能連取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尙慮其閒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諄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於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祕。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警欬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祕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知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

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髣髴。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詠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尙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脈。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於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疏。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潭州諭同官咨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闡寄。朝夕忱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於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樸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

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為衆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於州當與優加褒勸其詳見於荀文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汗愧為大惡事之撫民以仁為政者常體天地生萬物之心有一毫之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不可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小民之大命聽訟不審訟有實虛聽之不審則實者淹延囚繫在囚舉室發榮固圍之苦度慘酷用刑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日如歲其可淹久乎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極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自常痛怨何可旬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重疊催稅而輸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為也重疊催稅而輸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之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科罰取財自二擾矣甚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妻賣子往有之有仁心者豈忍為此科罰取財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行科罰之縱吏下鄉也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捕盜皆不可差出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低價買物是也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踈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榷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尙其亮之，幸甚。

潭州諭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嘗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爲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於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爲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爲先。蓋人之爲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爲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

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天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雖刀小利而興訟。長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爲此。潭湘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豫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爲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爲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悔改。昔後漢陳元爲母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爲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況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毋忽。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血脈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隣里鄉黨。雖比宗族爲疏。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爲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示以爲輕。小有忿爭。輒相陵犯。詞愬一起。便爲敵讎。有一於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彙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爲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爲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爲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隣里之歡。時節往來。恩義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

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調濟里閭爲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毋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爲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爲百姓者亦不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爲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封訐人私過言而有理卽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擊強凶橫吞謀賣弱姦狡詐僞欺騙良善教唆宰耕牛沽賣私酒興販禁物如此之類皆係非法無理之訟勿妄爲如事不干己輒公行告訐擬裝詞類夾帶虛實如此者皆是無理或日前所爲未免害義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之爲貴周處三害終爲名賢父老其以此意爲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之於子弟爲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太守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爲衆開陳使之

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迹公庭無鞭扑之聲民情熙然化爲樂衆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爲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貨其爲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與也復請於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爲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爲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協力共濟斯民使無飢莩流離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俾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爲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況義廩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攘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值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況常歲艱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旣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爲不少矣其可

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諸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於縣。縣以聞於州，其能率先爲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爲哉？爲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出粟爲數頗多，如長沙之賈熊、袁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大攸邑之武當世，瀏陽之龍世永，李天覺，羅延圭，安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謙，湘潭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堯俞者，州郡或借補官資，或特立坊名，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聞風欣慕者，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糶舊例，蓋有不得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爲之，則義風興行，羣情感悅，其氣象爲不同爾。譬之役法，然爲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廩猶義役也，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爲明白，爾民其詳之。

諭賊文爲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尙不可犯，何況甘心爲叛爲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莫恃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謂英雄，人莫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大豬，妻兒并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爲，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孥可全，而況朝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旣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生，昔年戚方，官至大尉，見今下整，亦作遙刺，江西都鈐，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獎特殊。

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黃龍之丁。纔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袍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旣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霆。咨爾父老。爲我開諭。逃汝死門。入此生路。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某甚以爲喜。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恐其別有差使。故也。某嘗聞令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必獲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至。則其滅必矣。若夫扞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強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巡警之說。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耳。某卜居於此。倏已六年。閩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今因此徧會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

祀於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人皆與。不以士農工商爲閒。庶合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爲陳說鄰里鄉黨相親和睦之義。及官司所以團結保甲本意。庶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浼隅官總首徧行告報。仍爲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攜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爲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疏。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脈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維賂是。莫太虧瞞。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溼米水肉。尤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爲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

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爲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爲伸雪。有大不便。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卽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衆宜誚責。凡此忖怛。欲曉編民。讀書爲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爲樂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尙。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愬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爲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鞍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爲爾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

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爲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尙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旣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剖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爲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爲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爲。必誠必慎者。惟棺槨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尼。廣脩齋供。其爲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割宰羊豕。酣釐杯觴。當悲而樂。尤爲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爲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爲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爲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況復忍爲其事。自今而後。富

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爲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濟飢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爲便。苟稍可趁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卽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梯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閒。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倣。漸還淳古之俗。願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閒。爲潭人興利除患者。纍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汙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循冰蘖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句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一掎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己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爲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受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腴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掎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散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示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殉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放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

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閒。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莅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爲職。甲兵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儉佞。懲治賊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爲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爲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毋濫刑。毋橫斂。毋徇私。毋黷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寧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感歎。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出事來。喪身害命。累及父母。乃感之。人所爲也。又曰。訟終凶。言健訟者終必凶也。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於收。冬勤於藏。是也。因地之利。

高田宜麥低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不妄爲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毛髮一皮膚皆父母遺體刑憲自害其身也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爲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爲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爲爾戢之盜賊剽竊爲汝之害當爲剪除之爾旣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爲開說使之通曉宜爲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爲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爲州土狹人稠稠密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凡爲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於耕畜土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慵是爲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爲功到此方知爲農而惰不免飢餓一時嬉游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則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閒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卽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爲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爲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閒熟知田事深念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爲我開諭與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往往具文視。前驅擁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動何由致。勸諭雖有文。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況乃識其意。我來分州符。德薄徒自愧。惟存愛物心。端可質上帝。苛饒必蠲除。疆梗必鋤治。常憂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豈曰修故事。父老爾來前。聽我傾肺腑。嗟哉瀕海邦。半是燒塿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尙無幾。四體或不勤。將何活老穉。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去秋幸中熟。我喜幾不寐。乃者驚蟄前。甘澤屢滂沛。霆聲應期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汲操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蒔。陂塘謹修築。預作灌溉備。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須竭人力。乃可盡地利。旋看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飽香粳。在在拾滯穗。雞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此時三農家。快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力非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弟。及爾鄉黨閒。各各脩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恩愛篤宗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爲人。否則犬豕類。第一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罟。大半緣酣醉。二則勿好博。好博爲身祟。但觀盜竊徒。多起擄捕戲。三則勿好鬪。遜順人所貴。忘身及其親。每每因忿恚。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訟。終凶聖所戒。小則糜貲財。大則遭縲繫。何如退跬步。終身免顛躓。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諭農因諭俗。予心真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召父老而告之曰。嗟我農人。旣艱且勤。衝寒曉耕。觸熱晝

耘我生田閒。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又虞水患。朝夕惶惶。眉鬢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天憫民。歲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麥有菽。有粳斯粒。斗惟百錢。民食既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殫人爲。以迓厥施。爾耒爾耜。必舉以時。爾陂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毋惰毋偷。毋滅毋裂。爰有二事。爲農之殃。強暴侵陵。姦欺奪攘。我旣戢之。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爾田畝。亦有四事。爲農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爲。宜置坐右。永爲爾規。善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人。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畢摠。父老來前。勸汝杯酒。予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予言。來歲相望。邈乎山川。

隆興勸民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於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於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具文而已矣。蓋不時之科敷。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旣禁止丁寧之矣。自今以往。盜賊之殃。汝吾爲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爲汝戢之。一害尙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

酒是喪身之漸。凡此數事。爲害至深。有一於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徧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勸農文

嗟爾湘人。爲生甚勤。土瘠而境俗饑且貧。太守之來。兢兢朝夕。惠利爲心。可質天日。雨暘少愆。終夕弗怡。是禱是求。猶己渴飢。穀價稍騰。當食饜蹙。惟恐斯民。弗能饘粥。去臘之雪。元日之晴。豐年可占。予心載欣。爾於斯時。宜悉乃力。於耒於耜。於溝於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飢。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右勸力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僭。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右勸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爲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媪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陳氏長沙縣明道鄉人。今年百有二歲。二男一爾民。是則是傲。右勸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耘。貧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禾滿園倉。宜念細民。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衆怨是叢。天豈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爲富不仁。鬼神所瞰。桑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爾民。宜以爲鑒。右勸天地之性。最貴者人。況爲父子。所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有子不育。貧而爲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不肖。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爲物靈。胡忍

爲此。戕賊天性。泯絕民彝。咨汝邦人。其戒於茲。右勸舉子健訟求勝。鮮不招敗。帶刀自防。適以生害。我嘗諄諄。爾若不聞。由我德薄。敢咎爾民。歲終而讎。所以逐癘。未聞成羣。爭耀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求福。豈神所容。巫覡與妖。本以自利。爾顧惑之。可謂不智。禁汝醫藥。以戕爾軀。誘汝祭賽。以空爾廬。甚至采牲。以人爲畜。陷汝於刑。殞身覆族。凡此數者。苗害之基。咨汝邦人。其重戒之。右勸省訟息爭勿信師巫誑惑我示爾民。休戚由己。期汝聽從。何惜辭費。父老來前。勸汝一觴。歸語其家。以及其鄉。守旣愛民。民盍自愛。返樸還淳。遷善遠罪。家給人足。復見古風。豈予實能。父老之功。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已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望。邈乎山川。蓋瞻瞻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復來。又因勸農得舉盃酒。以飲父老。喜當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真心愛民。不減前時。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里。後生子弟。各爲善人。各脩本業而已。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瀦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畚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旣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

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游。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端。既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體。勤脩祭祀。亦與孝養者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鏤小本。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夕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爲良民。在家爲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飢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旣喜太守之復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毋忽。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歧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脩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辯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

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爲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洊舉於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嵎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願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雖筮楚塵埃閒。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綱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願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屈。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旣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求爲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子譏。至其莅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彊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旣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盍益諸。公顰蹙曰。陷人大僂而以徼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斂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賑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於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搢紳。邑人以爲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

而更鬻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卽溪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閒爲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狎。其閒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旣。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於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爲文曰溪齋類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孫三人。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游師門。旣先後取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襄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留。族姻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俛焉孳孳。弊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舌閒。弗身踐也。公初爲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爲懼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必貴躬履。世習浸訛。迺事口耳。辨河說鈴。紛焉四起。回眦其人。

則或可恥。猗歟滕公。克佩師指。不諱於言。而勉諸己。我銘其藏。以詔學子。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脩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己。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爲浦城人。曾大考夢禹。卽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於鄉中。紹興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於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潔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兒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翺學。徐喜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君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僞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願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於建。公

其所取士也。及爲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惟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大強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爲心。歲大饑。郡屬公行賑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於郡而復焉。扶杖攝履。往來泥潦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訶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亂先作矣。肩輿秉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眠永新。旣至。見餓民。彙彙請加賑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諗於州。於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爲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野閒。具得其囚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懼得失入罰。則以希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人者獲於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鞠者旣得其情。囚默甚。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模倂諭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鞠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怵。弗爲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之平。其肯飲法以徇人。阿意以買寵乎。晚宰慶元。甫至而目眇作。然兩造在庭。猶諱之至前。兒女語之人。

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眡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爲異路。理事爲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爲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況於公乎。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芸堅。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於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獎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巖隱之詞。以自侑。聞者爲竦踴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志之穹。氣之雄。斂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爲。卒莫伸。吁可悲。託斯文。

祭文

祭譙大卿文

嗚呼。維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存而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上而有國。有家。所以惟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有社。所以遂羣生於寧密。未有不由此焉出者。何歟。譙公。世之德人。溫溫其容。則惠風愛日。抑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牧於江。民瘼以蘇。按刑於浙。縲囚以虛。歲行在亥。旱魃爲孽。大江之東。菑患尤烈。維我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遑。拯之溝壑。奠之

康莊聿來吾閩。亦師是道。飫饑藥羸。醒腸滋稿。侈養爲娛。膳仕所同。獨安澹泊。殺羞靡豐。燕游相夸。薄俗所尙。獨劬其躬。不少怠放。持牒在廷。紛綸旁午。康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旣瀕危。猶自勉力。朝牘方披。暮簣已易。仁哉謹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誰有是心。爲政一年。未究設施。閩人思公。則無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弔我倚廬。今我來思。哭公喪車。辭此一觴。千古之缺。悠悠寒雲。相我愁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邁之姿。嶷乎其山立。潔白之操。凜乎其淵激。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愷弟之稱。奈何進不獲踐清華之廡。仕退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某之與君。情深義厚。而追奠之行。不得以執其紼。臨穴之際。不得以撫其匱。此所以慊焉於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旣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惟此卮酒。雖欲見君。掀然捧腹。一笑舉白。而不可復得。徒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如溜。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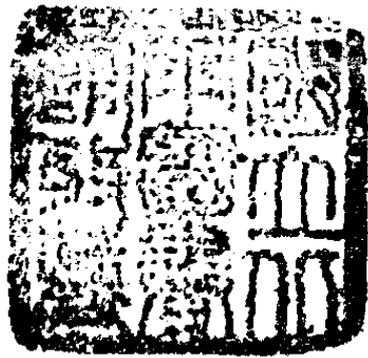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果州使君兵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辛卯。辰興。徬徨。覺中情之弗怡。若冰炭之堆腸。粵有趙子之書。來從九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沾予襟。而淋浪。胡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學問。深潛篤。

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素。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違。君弗以爲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爲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厲。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邪正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欲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於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或不用。猶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遠。以溯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尙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齋志而沈淪。嗚呼哀哉。薰蕕不並。枘鑿難入。豈今獨然。繇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爲可恃者。緊蒼旻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太微而學太苦。則某嘗以爲言。乃者鼈背之游。深衣大帶。形臞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意者咀道德之華。悅義理之象。復何慕乎。廂羶。慘別幾時。凶問尋至。豈他疾之爲祟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歿壽不貳之理。講之素矣。獨齋咨而弗置者。爲清時而惓惓。嗚呼哀哉。君今已矣。某之罷驚。亡復警策之望矣。惟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我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隆山。眇在天末。欲拊楸一哀。而不可得。空竄涕。其如泉。嗚呼哀哉。尙饗。

祭詹大卿文

嗚呼。天乎。予公以卓異之材。而位不究其用。賦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疆場多虞。宵旰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爲人。得諸天者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羣經百氏。閱深奧衍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筮。幽微幻眇。往往探蹟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爲泰。屏居林泉。不以爲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爲之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符。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訢然而相賀。奈何人事之乖舛。驛騎朝馳。訃音莫傳。豈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寧輕舉而高養。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啓手足而全。嗟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蟬聯。比年以來。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歸。然後生小子。尙得窺儀型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之不才。顧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爲可教。每更以留連憶初筮之別。公欲臨分之贈言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五年於此。若几杖而韋弦。謂公年未衰。尙克拜於堂堦。冀鄙吝之獲鋤。甚沈疴之待痊。孰謂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冀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漣。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稱堅。誓名節之不渝。以報公於九原。



廿八年三月十九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生先山西真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真德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八九四

版



B3
4
2401